

《韵》谈评录

钱海骅 国祯明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97 诗韵》谈评录

钱海骅 国祯明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97 诗韵》谈评录

钱海骅 国祯明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9—1641—3

I·1420 定价 26.80 元

编者的话

陈海骅 国楨明

百年盛典，香港回归；民族耻辱，中华腾飞。当一九九七的脚步呼应着全世界华人的心跳和脉搏轻捷地走过七月一日零点的时候，人们很难想象出她的足迹上会开出怎样娇艳的鲜花，她的琴弦上会弹奏出如何美妙的乐章。

欣逢盛世应修史，百感交集自有诗。

是年十一月，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诗人纪宇七千余行的长诗《'97诗韵》。一“诗”激起千重浪，长诗刚刚出版便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受到国内外舆论注意。短短四个月来，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诗评家纷纷给作者和出版者来信来电，或撰文或面谈或索书，众说纷纭，成为回归庆典悠长的余韵。

近年来，关于诗歌不景气的说法不绝于耳，可读者和专家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97诗韵》？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新诗发展有没有一点带普遍性的启示意义？鉴于此，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即辟一方青青园地，搭一个小小讲台，以《'97诗韵》为参照物，对中国新诗的现状和未来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期为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于是我们决定增补《〈'97诗韵〉谈评录》的选题，除把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的文章收集起来外，又向部分诗人和诗评家发出了约稿信，要求很明确：请读《'97诗韵》，评之，议之，析之，褒贬自由，任君评说。强调“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说真话不讲情面，论得失鞭辟入里。

来稿或评论或书信或感想札记，形式不拘，篇幅不限，且强调：各抒己见，尊重批评个性，除技术性必要编辑外，不作删改。唯一显得苛刻一点的是时间的限定，从发出约稿信到截稿，仅一个多月。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这个构想受到了专家和诗人们的热情肯定和大力支持，文章信件从天南海北飞到我们手中，有逾万字的长文，有数百字的短简，有高度赞扬，也有诚恳批评。凡在约定截稿日前寄到的，我们全部收入书中，无一件遗漏；凡属学术观点、艺术分析的内容，我们全部保留，未作一字删改。因此，这本《〈'97诗韵〉谈评录》可以看作是一次没有地域距离限制的百家争鸣，一个不受发言时间约束的诗歌评论笔会。

阅读和编辑这些文章信札，我们受到深深感动和很多启发。谁说中国新诗没有人读？谁说中国只有“不超过五个人”的专业诗评家？从来自全国二十余个省、市、自治区，六十多位诗人、作家、诗评家来信来稿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看到人民期待新诗走出困境的殷切希望，听到新诗整顿队伍、重振雄风的鼓角雷鸣。

根据来稿形式，我们分为四部分：一是谈话，二是书信，三是评论，四是附录。谈话和书信以时间为序，书信的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评论文章依据内容和篇幅适当编排。

我们觉得十分抱歉的是，在本书付印之后，肯定还会有带着诗人、诗评家掌心余温，闪烁着书斋里灯光月色，饱含着灵心灼见的文稿信札陆续到来。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些带着发言稿，匆匆赶去开会的学者、研究家，因为塞车或其他什么原因，赶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完了，那种感受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在此，我们除对写来信、稿的专家学者道谢之外，更要对写来信、稿而未能收入本书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歉意！

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

目 录

第一辑：对话

《'97 诗韵》对谈	周 涛	纪 宇 (3)
夜谈《'97 诗韵》与诗史	叶文福	纪 宇 (16)
谈《'97 诗韵》与史诗	耿林莽	纪 宇 (25)
谈新诗评价与《'97 诗韵》	冯国荣	纪 宇 (36)
谈《'97 诗韵》：继承与超越	曹安娜	纪 宇 (52)

第二辑：书信

一部高品位的好书	宋协周	(75)
你做了有益也有趣的实验	公 刘	(77)
初读《'97 诗韵》	袁忠岳	(78)
高难度的抉择	孟伟哉	(80)
后人会比今天更关注这个作品	宋遂良	(84)
十八韵合奏香港回归交响曲	宫 玺	(86)
这也是一种交流	王怀让	(88)
《'97 诗韵》感动了我	塞 风	(89)
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高洪波	(91)
要对现代派进行吸收借鉴	耿建华	(93)
一部分量厚重的新诗杰作	樊发稼	(95)
《'97 诗韵》与《风流歌》之比较	黎焕颐	(100)

充满诗意的构思	赵长天 (105)
雪中品诗说杂感	李松涛 (106)
尤见巧思,功力深湛	弘 征 (109)
人民的心声,历史的见证	胡德培 (110)
全息一个民族的灵心	刘 强 (113)
《'97 诗韵》的启示	王恩宇 (116)
沉思后的激情	赵丽宏 (120)
当今诗坛 独标一格	郭运德 (123)
夜读《'97 诗韵》	马萧萧 (126)
开辟新诗新路向的一个航标	李万庆 (138)
佳构天成	沈善增 (141)
时代之情 浩然之气	何火任 (144)
形式创新可能开创一种境界	刘玉民 (146)
诗歌是一个民族的声音	公 木 (147)
《'97 诗韵》之我见	尤凤伟 (148)
独特感受 磁性文字	徐慎贵 (151)
一部风采刚健的生命大诗	张不代 (153)
一部诗化的中国百年史	桑恒昌 (155)
一个读者的回声	王宗仁 (157)
韵、对称排比手法与诗的成功	苗得雨 (159)

第三辑：评论

关于《'97 诗韵》的联想	吴奔星 (165)
一部长诗,半本诗韵	吕 进 (168)
《'97 诗韵》,韵味无穷	晓 雪 (172)
韵的回归	丁 芒 (177)
读《'97 诗韵》随想	朱先树 (182)
中华民族的正气歌	古继堂 (186)

此岸诗意的可能	鲁 原 (195)
爱的大纛 憎的丰碑	陈宝云 (201)
主旋律的壮歌	柯 原 (206)
抒时代之情, 践历史之约	朱德发 顾广梅 (212)
构思独特的长诗	孙琴安 (223)
论《'97 诗韵》的艺术追求	邹建军 王朝彦 (225)
乘着金马车: 一个抒情者面对时代	张清华 (233)
政治的、抒情的和韵律的	子 张 刘增人 (240)
豪情·史思·诗韵	任乎先 (245)
由《'97 诗韵》想到诗韵规范	毛 翰 (250)
时代激情的韵律	牛志强 (255)
读《'97 诗韵》札记	盛海耕 (258)
时代是一部交响乐	章亚昕 (270)
喜闻编钟奏新声	冯亦同 (281)
政治抒情诗的可喜收获	潘颂德 (287)
真情的流淌	陈光新 (294)
悠悠此情感神州	耿林莽 (297)
诗情 诗境 诗韵	周德梅 (308)
世纪豪唱	王泽群 (317)
“情”“韵”双轮载诗行	尹世霖 (323)
大弦嘈嘈如急雨	张海珊 (327)
紫荆花开颂回归	李庆福 (331)
诗人兴会应无前	王育松 (336)
《'97 诗韵》和纪宇的“诗之梦”	丁尔纲 (341)

第四辑: 附录

纪宇之韵

——《'97 诗韵》编后札记	姚煥吉 (365)
----------------------	-----------

中华之韵

——和一位外国留学生谈中华诗韵 纪 宇 (371)

诗韵·诗思·诗艺

——《'97 诗韵》写作断想 纪 宇 (374)

第一辑：
对 话

《'97 诗韵》对谈

周 涛 纪 宇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青岛某宾馆。

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周涛来青岛，纪宇陪他游览市容，观山读海，纵论诗文，情极欢洽。周涛以两年多前的一篇《新诗十三问》，引起诗坛至今尚未平息的诗歌大讨论，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纪宇与周涛是老朋友，曾在新疆多次畅谈，对他的《新诗十三问》自然也有相同、相似或不尽一致的看法，曾写下一篇《新诗十三答》。纪宇觉得周涛的“问”，是他关注诗坛，思索诗歌问题的一种方式，是他面对诗歌脱离现实和人民群众，日益走向衰落的当头“棒喝”，并不完全是他真有十三个想不透、解不开的问题。而纪宇的《新诗十三答》，也并非仅仅答周涛，不过是沿着周涛的思路，写出他曾经思考过的问题罢了。纪宇由于忙着赶写长诗《'97 诗韵》，《新诗十三答》写完后，没有寄出去参加讨论，也没给别人看。现在周涛来了，何不请他一阅？顺便也就把刚刚写完初稿的《'97 诗韵》带上，让周涛当第一个读者。纪宇不知道他能不能有兴趣看，会谈出什么意见。一天傍晚，纪宇去接周涛参加一个活动，便把稿子给他留下，请他随便翻翻。第二天中午，纪宇去宾馆，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

周 涛：正在读你的长诗，马上就看完了。写得好，是一部很有气势的大作品。我从新疆出来到沿海走走，虽不能说机

会难得，总也是走出了万里之遥，要感受新的生活和环境，所以有两条原则：一不看稿子，二不即兴写东西，就是轻轻松松地休息，会会朋友。你既然把诗文拿来了，还和我有关（指《新诗十三答》），我想，那就翻翻吧。我们相处两三天了，你也没说写《'97诗韵》的事儿，我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印象。也完全没有想到，在诗坛一片沉迷的情况下，你纪宇还能拿出什么有突破意义的作品。我是不经意地打开这首长诗的。读着，读着，我被长诗的气势吸引了，被诗中的激情打动了。从早晨八点多，一口气读下来，直到你刚才敲门，读了整整一上午，原定要去海边，也没去。一边读，一边叫了好！确实是好，有气势，有激情，有诗味。政治上写香港回归很有意义，艺术上以诗韵做结构很巧妙。

纪宇：结构是人体的骨架，也是这首长诗成败的关键。还可以说是这首长诗创作的契机，启动点。刚开始构思的时候，我只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很多诗句要往外流淌，从笔端喷发，可苦于找不到抒情渠道，不知该怎样把这么庞杂的内容梳理起来。当我找到了“诗韵”，以诗韵的韵目作为全诗谋篇的顺序，每个韵部写一章的构想时，我顿时开悟，这首诗“有戏”！

周涛：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偶得”就是突悟，是豁然开朗，是“神来”之笔。只这一笔，就为整个成功奠定了基础。在你这首诗的具体操作上，就是运作诗韵。

纪宇：对，诗韵十八个韵部，每个韵部写一章，一共十八章，也就是现在的十八韵。前边一个《序曲》，后面一个《尾声》。《序曲》“倒计时”，是把韵目倒过来，从“十八东”写到“一麻”，倒计时尽，正计时起，从“一麻”再写到“十八东”。有人听我讲这个构思，说：“你给自己

出了一个难题。”甚至问：“有什么必要这样写呢？”

周 涛：其实，他们没有想到，你是为自己另辟出了一个天地，不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而是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钥匙。

纪 宇：确实是这样。诗歌用韵，这对一个诗人来说不是束缚，而是提供了思维的“路线”，是一种解放，一种指引。小时候读《说唐》，力大无穷的李元霸要举起天，拉起地，只是无奈天无把，地无环，他没地方下手！写诗也常有无处下笔的困惑。有了诗韵，好像列车有了轨道，何时开出只是时间和技术上的问题了。

周 涛：《序曲》用“倒计时”开篇，开得很好，让“历史评说”、“诗人想象”、“时代结论”、“公理阐述”等都率先登场，不是诗剧，类似诗剧，反复吟唱，形成一种回环复沓的抒情气氛，很有想法，很有意思。

纪 宇：由于叫“倒计时”，注定要把诗韵倒过来写，每韵写一节，还要十八节。这对一个《序曲》来说是太长了。我把许多比较抽象的东西都具体化、戏剧化地推出来，频频转换视点，《序曲》写了十八韵，既把正文开始前的气氛造得足足的，又不给读者以冗长拖沓的感觉。

周 涛：全诗写得很流畅，看得出来你写得挺顺手。

纪 宇：也有难点。我觉得最难的，是完全按照诗韵排列的顺序来写。有的韵部排在韵目的前头，可我觉得这个韵，及其所包含的许多字、词，写到全诗后面为好；而有些排在韵目后面的韵，写到诗的前面更合适。几经周折，也曾想过打乱韵目序列，反正是一韵一章，不管谁前谁后。可最后还是强扭着，按韵目顺序写了。因为我执着地按照“一部长诗，半本诗韵”的设想来写，若打乱传统中形成的“韵目”，那就称不上“半本诗韵”了。可写到后来，我发现，现有的韵目排列，竟非常适合于写这部长

诗。第一韵“麻”，恰好写《紫荆花》，紧接着韵域狭窄、调子低沉的二波、三歌、四皆、五支，适合写低沉哀怨的中国近代史、写民族的苦难。而后面的十三豪、十四寒、十五痕、十六唐及最后的十七庚、十八东，都高亢激昂，适合于后面写喜悦、壮阔的举国欢呼，世界注目的激情和内容。

周 涛：这首长诗应该郑重推出，找一个最合适的刊物发表出来。

纪 宇：如果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部分……

周 涛：你不要想在《人民文学》发一部分，要争取在一期《人民文学》中全部推出！韩作荣在《人民文学》当副主编，这个人很好，管诗，也懂诗，把稿子交给他看。作荣你熟悉吧？

纪 宇：认识，可交往不太多。

周 涛：我给你写封信，你就说我建议你去找他的。

（周涛说写立即就写，几分钟后信写成。）

作荣吾友：

我到青岛巧逢纪宇新作《'97诗韵》，六千多行新诗一早晨读完，极其振奋，以为此作为新诗十数年来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非常重要。故建议纪宇同志将大作专程赴京呈你一阅，我以为此诗不在《人民文学》刊出，将为《'97诗韵》和《人民文学》之两不幸，你是真正懂诗的人，相信细阅之后定当与我同感。

新诗发展至今已到了呼唤产生大作品的时候，而且也到了重新奋发有为、拥抱读者的时候，扭转乾坤，在此一举。届时别忘了是我为《人民文学》拉来了此稿。纪宇为人敦厚，矢志不移，积几十年之功，终于出此大作，堪称大器晚成，愿兄亦爱之。以我浅见，发表、出版、宣传这部长诗，乃是功

德无量之事。行色匆匆，真人面前不多赘述，就此打住。

专此布呈。顺祝

编安！

周涛谨嘱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于青岛

周涛：发出来以后，召开作品讨论会，要多请有成就的中、老年诗人，请上一些专家、评论家。要让人家认真读，给人家时间读。你不读不能说话，你不读不要谈。谈完之后，还可以再修改，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把一些不足之处再作一点修改，然后出版。我在《新诗十三问》中呼唤大作品，这应该算是一个吧。

纪宇：《新诗十三问》我认真看过。思索过。这首诗和《新诗十三问》是有关系的。

周涛：《新诗十三问》，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最重要的地方是作者的政治敏感性。我当时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新老交替的时代要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

纪宇：你刚才说，我们习惯上经常说的新时期已经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下，一个新的、跨世纪的伟大行动开始了！我心里为之一震，很振奋。

周涛：在这样一个时候，诗歌号角的声音又要响起，而这个《'97诗韵》就是一个雄伟的大号角。你要把它处理好，你要为他奔走呼号。不能客气了，可不敢轻率地、随便在哪里出版就算了。你以后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了。六千行啊，哪能随便处理。

纪宇：山东文艺出版社听说这件事，还没看稿子，问我：“纪宇，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不错。”“比你以前的作

品怎么样？”“这是我最好的作品。”“行了，今年调整选题时安排上，马上出版。”稿子刚看过，即向总社领导汇报，决定作为重点书，出精、平两种版本，大三十二开，找最著名的设计家设计封面。所以出版社的事，就不再考虑别家了。

周涛：够意思，是够意思。这首长诗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个里程碑，是个转折点。就叫个转折点吧，说里程碑可能有点过分，有关整个历史的问题，我们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这首长诗是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意味新诗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而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不相信新诗没有出路。出路何在？《'97诗韵》，一炮打响。这个东西就不能等闲视之啦，起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现实意义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复兴，高举一旗。这个责任不期然落到你的肩上。这是你的荣幸，当然也是你自身创作的结果。

纪宇：这首诗中我写到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到香港出席仪式，使我想起与江总书记有过一次交往。他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市委宴请刘开渠，我作陪，坐在江泽民同志旁边。他很平易近人，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一边跟我说话，一边给我挟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还送他一本书，就是我写的《雕塑大师刘开渠》。在长诗中我写到：宣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中华民族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代表，历史选择的是江泽民。在那个历史聚焦的时刻，他代表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我想长诗出版以后，给江总书记寄去一本，希望他能够看到。

周涛：有了好东西，也要有好的操作。这个东西一旦断章取义，将前功尽弃。我多部作品惨遭这种下场。

纪宇：你的长诗《丛林，丛林，山岳，山岳》，在三个刊物发表，